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二十一

宋 羅泌 撰

國名紀八

封建後論

惡呼治古不可見矣予嘗稽古之所以為治之具見其
不可得而跂及其為後世之所輕毀而至於慟矣若古
聖王思建一事立一法必為萬世不可易之計其所周
旋必有不可容喙之處逮為之也不惜一身之勞不憚

百年之久而必為之長慮盡策持之以定期於成而後已故或有跨數世而後始克有立焉者逮其立也靡愆於素自然蘊利而足世守蓋以一勞永佚豈使朝庚而夕改哉雖其中間或有損益亦其小者而其大者終不可以少指也故孔子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因之而已未聞有改其所損益固可知也往者然矣來者其有異乎大者已足因而不改小有損益救弊時生豈難知哉又曰其或繼周者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何特百世千

世之至可坐而知也豈唯孔子知之如泌之愚亦可以
豫知之也奈何後世不求其故不知千世之利百聖之
勞而見其一朝之害則軒然肆毀曾不遺疑遂使萬世
莫良之法一朝而歸於並壞豈不哀哉原昔先王之立
法也正朔服色之外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歷夏商周
世世守之未之有改至於秦氏世尚權謀以變詐有為
富國強兵而有天下徃於故習遂取先王之法一切變
革而不之顧其繼秦者覩其有為近利而不知利近者

禍急若長慮者之可以久安也更以有為為能而以守
常為齷齪循之為常事事改作罷封建廢井田墮里選
除肉刑先王良法掃地就盡而為治者猶曰復古文曰
追治殊不知本既拔矣而切切焉漑壻欲以青其柯
而握其枝後難繼矣顧常言之萬事失理皆繇封建之
法弛也封建之事自三皇建之於前五帝承之於後而
其制始備歷夏達商爰周鄧隆而後其法始密可謂勞
矣不幸後世上失其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禮樂

征伐侵尋四潰而王官方伯相與黷貨莫之或討浸淫
浸洩以至亡而後已故人皆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
之弱亡則以為建侯之罪而不知其所以長者正以
國存也鄉使上之人稍失制於郡縣之前則夷厲已失
之矣夷厲不失此封建之得也秦以險資濫居天位見
周之亡以弱而已之得以侯又憺前日取之之難而用
力之多者以六國也於是罷侯置守功臣宗室尺地蔑
有當是時秦固謂得計矣然而未幾劉項興於龍斷惡

在得土乃王哉賈生之計諸侯不過欲衆建而少其力而柳子乃以為郡縣之利朝拜而不道則夕絀之夕授而不法則朝斥之是不以諸侯為難制而郡縣為易支歟是何三代建國無匹夫橫行之禍秦漢置守羣盜並起而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姜然猶侯伯相維而未遽亡莽卓盜漢天下郡縣無一人敢議者部刺史以六條問事五為二千石不法而部刺史或不循守與郡相迫促則匹夫呌呼數十輩歷數十郡莫誰何者斗筭穿

審移國桎梏之間莫之或阻雖南郡一太守慷慨奮事亦不旋踵而就夷滅則郡縣之權素奪陵遲至此而不足恃也以唐明皇號能優假守刺躬加勵擇至於以侍從選可謂重矣而一祿山變起河北二十四州靡然胥應建國立郡其事概可見矣方漢之初首鑒秦轍革土宇建諸侯計非不遑也惟其法制不立以故中有不掉之憂漢之君臣不知乎此而乃專專歸咎強大於是極意以謀弱之逮元成時宗國弱盡而王氏之子孫已滿

朝宁王侯宗室厥角稽首至陳符命上璽書無一人焉
為之禦其禍福亦明矣世祖隆興仍鑒時弊然而不原
其本元功碩德一茅不建故當靈獻奇禍迭作而內外
無援曹氏懲之宗賢雜置而亦曼隔千里第存名號是
以元首致論而夾弗知思及乎一旦浮梁奏泥至求死
而不得魏之封圉亦自是不復國晉復懲魏倍開同姓
然而矯枉過正置軍授職卒致八王禍不還踵則制之
失其道也宋齊之間爰以晉戒諸王宗國護以典籤而

諸王之誅悉以典籤宇文愷之復失孤弱及隋文之混
一申鑒其事夫何討究莫及壞子介宗悉援大鎮即致
驕奢不度權侔帝室而不得以令終嗟乎天下果難制
哉繇秦汜魏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珣珣而議上之所以
擾擾而治愷歟斐疊之不一者惟封建之不決也繇晉
汜隋五百年間下之所以珣珣而議上之所以擾擾而
治愷歟斐疊之不一者惟郡縣之不專也時人失之東
後必西鄉者誤之白今必黑此厯世寶臣據議建國立

郡之大較也胸中憤憤曷嘗只尺之或見哉有唐太宗亦可謂英明不世出之主矣方其有天下感周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語慨然以為不封建不井田而欲復周公之治不可得於是奮然講封建事而以陳就之事望之魏徵可謂得獨見之高矣惜乎明之不至不能斷之於己其會直中書徵不能定而設爵之制遂興封建國論汔不行於天下而禮樂崩壞之象帝尚憫焉是以當時雖號大定府兵方

靖然而武氏一亂幾以不唐改殲騎變藩鎮魚鮒蓼擾而卒以亡唐則天下之勢不立其禍正如此也即此語之封建二字千五六百年而議未定也而暇大脩政事邪故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是皆率作興事致慮不熟之所至也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為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渠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

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辨治乞令
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二三州為之以
一簣障江河徒無益也名臣傳請以誰昔河東之折靈
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
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它日暉卒太祖武皇爰徙其
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折
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敵人滅之武皇於是俾其
世襲每謂外寇內入非世襲有不守世襲則其子孫久

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為防設或叛換自可理討縱其
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況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
它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未垂窮谷流俗
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
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兩鎮因茲遂失
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遼矣高宗在御范宗尹等會
議將以京畿東西北淮南並分為鎮以鎮撫使為名
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歸之朝廷依舊置提督官其餘

監司悉罷財賦除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辟
置惟知通須奏朝廷審授運興許以便宜從事帥臣非
召擢不除代捍寇有功則許世襲上詔從之既擬世襲
上曰若使世襲恐事太重當俟保守無虞然後許之於
是詔以河南河陽唐汝授河南翟興以楚泗連水授楚
州趙立以滁濠授滁州劉立以光黃授光州吳翊以舒
蘄授舒州李成海及淮陽授海州李彥先承及天長授
承州薛慶和與無為授和州趙霖並為鎮撫使既而成

以舒斬叛擾江西此失於議臣輕舉而不知政也李牧
為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太原威以久而立將帥屢
易是乃昔人陰計中兵使渾濬成功者責任不專與雖
專而不久欲其有成那可得也使數子者一時反噬禦
之原陝一帥誠是何世襲不便之有論者乃以武皇之
懲唐末五季之事而以鎮兵歸朝廷為不可復封建愚
竊以為不然夫武皇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
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

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
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
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珪守瀛王彥昇居
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琦戍晉何繼筠牧隸若
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利賈易之權悉以畀
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為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
從事是以二十年間少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
繇之而不知爾胡為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為天子之

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
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醜虜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
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
冬冰之冰齒惡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
務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晉以為唐室我朝之不封
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為是
尋常苟且之治也式觀昔之譔著欲論定者衆矣揚雄
王通固無尤也陸平原之論所論據古驗今而反覆者

自時無或肥之至李百藥始建立祚不緣封建之說而後好新奇者作宗元於是孽孽文之可謂不達國體者矣下逮宋祚惑於其說而誤於杜佑之言遂遽以為建侯置守當如質文之遞救夫朝庾夕改者乃小家之錡釜老婦之餅盆且猶不可而茲何事邪予為國名記愴先王之事時而暢之不能自己因併著異時之肤論於後以俟他日必有能熟其制詳其禮濟之以必而持之以久容易行之如主父者熟其制則無嘗試之為詳其

禮則有可遵之法濟之以必則事無不成持之以久則
事無不定矣尸臣人牧又奚患於作舍不成與尾大不
掉之咎邪

究言

庚申歸自誠齋作

天下萬事必有其綱一綱舉而衆目從矣今夫一家之
事巨細百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為一郡之事巨細
千出必大綱之正而後事可理況天下之大萬務之繁
而可隨事帥意嘗試而為者乎封建者天下之大綱也

始予論封建有大利十郡縣有大害十再十年後論封建則事蔑其非郡縣則事無其是然前之論知古之為利而未及乎今之利知封建之未弊而未明郡縣之終非大抵封建郡縣正猶愚智千慮之失得侯伯百十豈無酷惡守令百十亦豈無令德哉說者徒見陳靈衛宣魯桓齊穆則以為諸侯之失見卓魯龔黃召杜則以為守令之得而乃不知漢四百載守令數萬循吏不數十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侯伯千輩其不道亦正可數緇徒

億萬豈無遠肇吳澄而餘何不稱賓進百千豈無韓范
文富而餘何不算三數百郡縣邑千百百年之中宰牧
萬計三年大比廷對千百百年之中登拔數萬豈不各
有數百翹拔為推首者而稀疎寥落之若此何其不知
權輕重之如是邪大率人情習於目前而昧於目之所
不及故為人臣貪爵位喪廉恥特不過冀尊顯以為身
榮圖世賞陷賊墨特亦不過為私計以貽子孫爾顧所
以為身榮貽子孫者豈必官高而地大哉小國寡民徒

亦欲其久欲其傳欲其為已物而已今士大夫急資轉
事奔競將以及子孫也然不一再而微子孫沆不承廣
田宅事兼并將以貽子孫也然不一再而窶子孫沆不
保則亦不知所以長久者而已崇教化而教化沆不行
興禮樂而禮樂沆不立却夷狄而夷狄沆不享振風俗
而風俗沆不厚禁兼并抑奔競而兼并奔競沆不止百
千年間論議洋溢朝野紛糾亦可謂劬勩矣然說里選
而不知里選之不可施說宗法而不知宗法之不可設

語民兵而不知民兵之不可復策井田而不知井田之不可行省刑獄而刑獄沆不省立家廟而家廟沆不立以至劬農馭吏澄允清流若清賦而裁俸者爭談競議動盈匱匱而沆不見一說之得以通行其或論建詳至令布嚴肅能遵而行之者亦不過數十百郡邑中而五七遇五七之中又不過一二載而適去政亦何補於君民哉抑乃不知不封建則其勢不可得而行而一封建則其事不言而自復大綱不是區區講發正亦擾擾徒

勞頰舌而耗煤楮爾請試以百里之縣言之東西南北
不過五十吾之家也游處朝夕奚事不及耳目所接奚
物不知者賢碩德不過百輩何得不審官師卿士不過
百數何得不精胥吏吾民之蠹何得不嚴獄城吾民之
命何得不詳田萊不過百里何得不闢賦用不過一國

何得而不清哉

書大傳云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諸侯非朝聘不出境

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君送之出境公問管仲對曰非天子不出境燕以畏失禮也公乃割燕君所至地以與燕諸侯聞之皆朝於齊漢之諸侯擅出國界者皆削為司寇如楊丘侯終陵侯之類是也百里之內得備游觀

乃無所限故得熟其風俗人事爾燕之畏齊之割近國
義矣然亦戰國之事所貴者猶知越境之非周禮也

邑備故生產絀生產絀故無并絕鄉大夫既有家各有
衆地自無與民爭奪

田產之弊宮居具故第宅省第宅省故民居寬廨舍各具即為私
家儀式具備今士

大夫罷官乃營私第掩奪閭巷故苟貪財物無有休歇疆境定故遠戍罷遠戍罷故

民兵成一國之內民自為守如今土豪四隣援助亦不
過數百里內無復絕漠遠征離鄉失井生離死

別之患故人以樂為也兵民擾故戎狄畏戎狄畏故外侮却藩離
勢成

重重拱衛內外隅限故有封建則無戎狄土宇辨故賢否見賢不見故鄉舉

復百里之間百年鄉社不待鄉里舉選朝廷皆自可知
則不言可自復今合天下而欲行鄉舉里選是不通

世鄉舉復故士清脩士清脩故俗學止

必拔其材賢而後試其實能則

無泛濫猥進無用之學古選而後試故精今試而後選故濫自然之理

官職稱故仕路澄

仕路澄故奔競息

選而試之以是能居是官以是材居是職材實兼副自無僥倖之舉今無

賢否惟資格舉主是視而欲不奔競是不知人事

俸給散故貢賦清貢賦清故

鞭朴省

向方八里丘方四里邑方二里三公五甸得三萬二千畝至下士一丘一邑得二千畝私田不

預國邑采地各足其祿在王朝無復俸給

胥吏恒故設心厚設心厚故法令

守

胥吏亦有祿田有常產而不數易則自愛而守法令枉濫自少亦所以全其臂脅

四民安故

田野闢田野闢故賦稅足

田歸於民而賦入於鄉大夫無勢力兼井之患田里既寬

而上又有常勸
則逐末者自少

宗廟立故兄弟親兄弟親故風俗厚有

國

斯有

宗廟立故子孫孝子孫孝故宗族睦

有邑斯有廟

姦兇

盜蠹弱強難易隨地區處必獲其施醯茗竹漆有無多

寡任土增損必得其宜夫然故遠近利害少多治亂各

自為政有不煩於上之屑屑京都內史特亦不過勤卹

畿甸脩其禮樂謹方伯慮刑政以畏懷督勸之而天下

治矣故予嘗謂不封建則鄉舉里選決不可行均田井

地決不可指兼并決不可息奔競決不可抑官職決不

可澄胥吏決不可繩姦宄決不可懲士卒決不可精教
化決不可興財賦決不可省人無常主刑無常辟官無
常事吏無常畏士無常守民無常業凡百有為特亦不
過苟且之中求少優異於行間則已矣云為注措每每
失議是豈苟且然哉蓋亦不知今古末弊與夫利之不
利郡縣之勢正如此也是故必封建而後宗法民兵可
以行之於天下必諸侯而後鄉舉里選可以施之於列
國誠使封建朝復及莫便無奔競詐譎寡廉鮮恥之為

爭奪自植乾沒兼并之患而迎送道途奔走費匄之勞
試院攷官浮末濫號之弊一皆可以隨去至於劬農馭
吏澄冗清流若清賦而裁俸者但不言而自正矣下有
貢而無賦上有賜而無俸事百循理又孰有朝更夕改
而不可為者興服成妃子備倉廩實而禮義興姻好結
朝聘講刑罰省而盜賊息則榮願亦滿矣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既得自足其樂而付子傳孫榮世顯族亦已各
足其欲則亦惟時脩其禮法以示後世選其賢者能者

而共理之抑何至憧憧役役相欺詐互稽薄胥洶湧而
事剝取以貽司敗之誅哉河北州郡古之畿服定遠東
西八十南北七十二里寧邊東西八十二里南北七十
文安東西八十南北六十破虜經緯皆止三十靖戎經
緯皆止四十五里雖曰險劇而得之者目前時暫咸以
為榮一何至望望迷惑而烘談四五百里邪一國不道
自取其滅一帥不道自速其絕則亦奚至絃絃出出疑
其不可圖哉是故立國之道惟在乎勢秦楚之強大特

強大之弊爾而天下之勢民俗之病有不在乎此世徒見晚周諸侯之強而不知天下之勢合見後世守令之弱而不知天下之勢散故論封建失之弱而實以強郡縣失之強而實以弱皆率然之對也夏商之世衆建諸侯固非有兼并之弊也禹初七千至商三千至周而千八百特其子孫不一二世輒不自振廢退厭絕以歸於滅息者朝廷不修封君上不留意而致之於是爾竊又諗之國壞之廢必有餘貢餘貢之始其勢必至於附近

附近歲久廢積日多而會不能稽則鄰封之接者因以
認而有之逮其強也適周之亂設相侵據而遂不可正
爾曰公子張告楚虔曰齊桓晉文其始入也四封之內
不備一同而今至有畿田屬諸侯句踐之地南至句吳
北至禦兒東至鄞溪西至姑蔑其廣運才百里故曰鄒
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顧豈其本爾邪今而曰建國利
一宗列郡利百姓豈知言邪東遷之前二代之際建國
何嘗不利百姓桓靈惠懷肅代德憲之世列郡百姓泥

沙塵土亦曷見其安且利哉吾故曰建國利一宗復利
百姓列郡不利百姓復不利一宗封建之時一人縱以
失德於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得以興起郡縣
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頽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禍事固不
可同日語而說者猶以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亦目
熟遽盧倂匿而不知秦帝清都琳宇之邃謚者乎雖然
事亦難乎言矣世之主計議及清賦則曰未可輕議姑
循其舊有及澄冗則又曰幾苟安爾毋庸生事如此而

欲以其封建之說進不幾乎見瘳瘳之厄而強之烏獲之任其不折而死者無矣辛寬有言吾乃今知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朱晦翁歎天下之事皆不是未窮天下之大綱也呂東萊懷天下之事不可為不明天下之大綱也李泰伯刺萬事之不一行而知邦國之不興兩程子知百事之無一是而不知封建之不置惟失制也先達賢德封建之說大率不過率然為之魏徵馬周李百藥輩猶不過習紙上至於侯守實利實害何

嘗少究其略而况柳蘇文士爭衡冊府務為新特之說者乎茲予所以不憚耄志喋喋疏寫顧豈祈為舉子誇哉直欲騰申朝野人人傳而戶議之年深歲久熟其利害之鄉而博大高明者攸然中作一舉而施之天下則豈惟區區之願得以少副實天下之休而萬世之幸也

必正劄子 五月日

必正久不獲面每切傾馳但時從仲威詢問行李備聞盡屏外事專意家學神宇既定氣貌益昌聞之矍然喜

而不寐過辱厚意不棄其荒落隳廢之久猶欲以著述
開其茅塞病中展省過於昔聞蓋愚意病此久矣古者
以四海不可以一人專之故分封藩屏與之共治使人
人各愛其民以為永久不廢之業其為之慮也長為之
法也信為之惠也廣為之治也精不復有後世苟且之
弊而復上古淳篤之風民既信之吏固畏之無朝夕紛
更之心而有因續成功之利為之主者亦不至信任之
非人而使天下嗷嗷然失其所守俾四方萬里朝令夕

改以狙狂失守而在上者偃然各行其心柳子厚所謂
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而不知私天下之端自秦始也今
天下梯山航海以奉一人改心易面以奉一吏是豈聖
人之心哉大利有十大害有十二了然明白不可枚數
姑以大綱言之則振領而裘整矣然此事誠難為言人
亦不信正由私天下之心在昔則在下者安得舉而正
之姑以俟後人之不惑可也倦甚未能接論草草姑此
以復來命嗟略皇恐

國姓衍慶紀原

氏族之興所繇來遠矣自一姓以上推而至於有國有
家者均不可不原所自來也不原所自來而區區於五
廟七廟目前之奇偶昭穆是講是究則先公風化之所
繇前代甄陶之所致者豈不因是泯沒而後代之雲初
更相承繼將欲追尋族系於數千百年之上者不知何
所考信哉況國姓之淺深尤有係於國脈之修短世運
之盛衰天命人心之去留者而可以置而不論歟昔秦

皇燔簡編薄姓系君子竊嘆其敦倫魏帝捨托跋紀元
氏君子深責其背祖太史公作堯舜本紀謂其源皆出
於黃帝後世目以為良史唐史臣作世系表先宗室而
後宰相後世指為全書蓋祖宗積累之源流千萬世享
國之明驗倘錄其小而遺其大詳於臣而略於君豈不
為一代紀錄之闕文耶恭惟國家列聖相承太祖太宗
以英睿定大業真宗仁宗以忠厚守成憲高宗孝宗以
謨斷成中興之功自開基至今日甲子逾四周繼今日

以往固將傳之無窮而趙氏得姓之因歷諸儒討論猶莫之核議者徒見史記所載程嬰杵臼之事遂以為趙氏得姓為始於此而不知其不止此也又徒見左氏所記趙朔趙武之事遂以為趙氏得姓或由於是而不知其不止是也抑徒見史記所謂造父以徐方功封於趙城為趙氏及張說氏族對以韓陳魯衛許鄭若魏與趙氏並言遂又以為趙氏得姓以國而不知其亦不止於國也嗟乎處劉漢之朝而不知劉氏之為堯後居李唐

之世而不知李氏之為少昊裔者皆考訂有所未到況
居堂堂天朝而不知天派之所自來可乎我國家之有
天下也詔有司講求趙氏得姓之由大中祥符間作玉
清昭應宮復詔儒臣講求趙氏得姓以來有名可知者
三十六人繪祠兩廡元豐間郎臣又以前星不曜乞訪
程嬰杵臼墓而廟之其於氏族非不以為重也而副墨
之子不能將明聖意推而上之德厚功積源深流遠之
效而獨安於淺見溺於成說例推援造父之後抑不知

夏氏之季已有諱梁字者見於正史則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明矣商氏之初亦有諱隱字者官為牧師則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審矣戰國中衛平嘗以名梁者言於宋元王後魏中李譜亦以諱隱者言於寇讒之曰三六之上有弘真正尊者姓趙名道隱得道於商初及百家諜風俗傳易是類諜俱言張王李趙皆黃帝之所賜姓抑又知趙氏得姓其不止於造父也亦校然矣竊况程嬰杵臼之事俱為無有同括屠岸事又皆

不得其實。是尚得為至論乎？大抵百尋之木，生於千仞之崗；其根之蟠於下者，與枝幹嘗相等。百川之水，朝於衆宗之海，決亦不自潢潦無根源者起。商有天下六百餘載，蓋孕育於六百餘年之契。周有天下卜年八百，亦固自夫八百餘年之後稷有以胚胎於其先也。趙氏得姓於今，蓋歷四千餘歲，而後太祖武皇始為天下根。可謂深源可謂遠重之，以明德厚之以仁政，享年有永矣。必智者而後知之歟？家國之壽，何以異於人？惟善攝者。

護嗇元氣必長演而過之道德以繕俗仁義以膏本則
膺期過厯固非客龜短筮之所能知也仙源積慶臣嘗
於所述路史辨之詳矣庸復纂載以備史官之採擇

路史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三十二

宋 羅泌 撰

發揮一

論太極

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夷性不可以辨索辨之益晦
惑性與道固非言與辨之所能竟也子貢曰子如不言
則小子奚述焉其欲聞之也可謂至矣而性與天道終
不得而聞之豈非上焉者示其朕已得於言辨之表而

下焉者不得其所以言愈曉而愈著邪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太極之與兩儀四象
八卦析而語之則一十有五蓋而言之則一一即太極
而太極者即太一也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
嘗虧損惟有性而無形其與兩儀四象八卦與我偕生
一時具備而未嘗生未嘗死者也蓋有中則有兩位四
方八極有太極則有兩儀四象八卦大自天地細臻萬
彙物物具之而無餘欠有形有色孰不具此極此儀哉

傳曰太極元氣含三為一曰含三者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也太極與兩儀即二而兩儀與太極即三一即三三即一也豈惟含三五十有五莫不具焉猶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焉爾是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惟其有與天地萬彙融和一而無所先後終始是故道得之而為太一天得之而為天一帝得之而為帝一萬物無不稟而謂之命無不

本而謂之性無不生則謂之天無不主則謂之心自古
自今無時而不存亦無時而不有固非今日有太極而
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
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
四象隱也今夫果核之未坼也斯以謂太極也方其未
坼固具兩儀兩儀之間兩葉自具兩葉之具即人字也
蓋所謂桃梅杏人者三才之道一時具足於此見矣一
生為厓厓與人同所謂側厓是故木之性仁而善謂之

穀皆有生之理也方夫兩素以謂之人迨其至土復生
兩素而素復生則為久矣久者人之著者也故孔子曰
仁者人也方核未坼人在其中是以賜果君前核則懷
之人存焉爾由此觀之人雖一物而與兩儀並生其於
萬物也殊矣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可
不重邪嗟乎子則不言荀揚之徒奚擇焉後荀揚者可
得而知矣始予默探於是以謂可與易埒者惟有字學
欲著成書惜乎許叔重王安石輩不足與言也爰伸佔

畢惟特立後起者與明焉

明易象象

易者明象之書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順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不得而言傳者於是擬之形容近而身遠而物一皆取而寓之於象以見焉茲聖人之大惠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方三畫之未峙也固已有是象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皆以象而告者也是故八象立而八卦之義見矣

非惟八卦而六十有四莫不皆有象也澤中之火山中
之天豈故為是夸哉大腹白眼豕塗鬼車語譬淺鄙而
取類甚大蓋不求之顯則幽不得而闡不取之近則遠
無自而明内外上下遠近小大是必交互反錯遞相煥
發而後理無餘蘊也抑又求三百八十四爻一皆有象
而曰易曰象曰象是亦一象也易者過也日月更過而
相質者也象者遠也瘦去匿遂而迹焉者也至於象則像此
而已景兆彷彿而未有形焉者也遂與邀同遂猶搏也如玄之有測象猶想

也如玄之有擬曰遯甲者起數藏匿法也
也勝之放者一起足而有隱去之意

蓋形也者象之

著而象也者彖之章也即而言之則易與彖象亦以三

物取名易取於易象取於象而彖取於彖何謂也易者

盧蠃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本

其變也

易即刺易蜥蜴是也亦曰石蜴曰辟宮曰龍子
曰蠃蠃曰蠃蜥曰祝蜥曰蜴虎曰守宮又曰蚺

蟹束齊曰蜺蜺善治地疾俗呼地師一曰地舅母一曰
十二時每時一變色故正名曰易蜺以朱砂則丹漢武
用之宮闈為守宮之術與龍通氣故
得雨者用之又

能嘔電與魚合六
彖者茅犀之名豨

神是矣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

彖亦曰茅

犀狀如犀而小一角善知吉凶
交廣諸山有之土人謂之猪神

而象則直取其身形相

象遠近不變跡有成位應四時而已

韓子云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

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所意想者皆謂之象今諸獸之形一各自別惟象無巨細悉皆相類又近視之與遠無異是故謂之象身具十二少肉惟鼻其本肉膺隨四季移於四足五歲始乳三年一產亦能知吉凶溥化中上苑馴象死上命取其膺不獲問之姚鉅得之前左足

是故易者象也取諸物

以為象聖人之意見矣如乾之龍坤之馬小過之烏損

益之龜姤中孚之魚解未濟之狐童牝之牛殯羸之豕

虎豹覓狗羊鼠豚羝牡禽見鮒隼雉鴻雞鳴鶴鳳皇咸

取而象之

鳳皇見穆姜之筮

至於器則取于牀于几于枕于梲

于舟于車于鼓于輿于簣于輻于輪于輶于匕鬯于資
斧于鉶甕缶于匡鼎鬴鼎幕弧矢尊酒盥貳於服則取
于簪于圭于衣于襦于屨于履于袂于袖于繩于囊赤
紱黃裳于布于帛鞶帶徽纆於居則取于家于室于庭
于宮于庖于藩于牖于舍于廬部屋王居于次于處棟
桷門戶於都則取于邑于國于階于衢于城于隍于闕
于虛于廟于巷于比鄰郊野於物則取于稊于華于杞

于瓜于蘭于竹于葦于木于茅于茹于莽于株于葛藟
于枯楊蒺藜叢棘碩果包桑在天則取於月於斗於夜
於晝於雷出入於日中吳風雲冥晦雨霜堅冰終朝幾
望先甲後庚三歲旬季七日八月在地則取於田於淵
於河於川於陂於險於泥於干於塗於陰於斃於磐於
菑畬於丘園於九陵於岐山於穴於沛澤於谷於平陸
坎窞林鹿剛齒金玉泉井沙石東西南北在人則取於
躬於膚於項於趾於頰於輔於口於鼻於頰於舌於牙

於齒於鬻於限於陽於尾手足耳目頤面須髮腹背胸拇
腓脛汗血股肱心膂眇跛孕育天剗剗則荷校桎梏則
渥尸疾婚娶慶譽齊咨涕洟歌號笑語啞啞嗟泣威儀
志意逋係闕時突來焚棄靡不飮之猶未離其類也高
宗文王王母箕子帝乙鬼方同人弟子康侯大君士夫
家人元夫大師夫子宮人考妣妾婦壯耄羣醜臣子童
僕主賓朋友丈夫小子女須娣妹邑行人寇盜戎介
讐衆族類史巫商旅武人惡人夷主配主金夫後夫老

妻女妻不速大首建侯行師幽人丈人錫命好爵災青
驅田戰征耕獲憑涉弋獲盟薦言禴元莖失律南狩納
約以至聶足黔喙翰音鞏華巢飛蹢躅角牯羽翼香臭
甘苦玄黃朱白孚膏公餽乾肺腊肉飲食烹飪勿藥遇
毒之類一皆比配曾無遺棄謂不如是不足盡其意也
是以承立而卦明象設而爻顯曾何凝滯之有而後之
學者煩荒辭溺章句且不知易之為義何繇而詣其情
哉雖然是特一象也若夫龍非惟乾也而坤亦為龍馬

非惟坤也而乾亦為馬龍與馬非惟乾與坤也而坎震亦取象焉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變學者能因是以索之則可以見義文之心見義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義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今也不因是以索之徒觀代之人執象以迷易而咎伏羲之費畫以為文王病乃不先明於彖象而欲深求於易此負苓者之妄人也舍蹄而索兔舍杭而窮海古今豈有是哉神而明之則必有在

矣

易之名

或曰夫子以易彖象為三物取名義則然矣敢問聖人之意乎曰予不得而知也賢者之言可以一途盡而聖人之言非可一途盡雖然請試為若漫言易之說乾鑿度曰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夫易之道廣矣大矣而乾坤以為首乾坤者易之門也昔者聖人體諸天地先立乎其八卦以為天地日月陰陽鬼神而六爻為之六

予三才以二卦之畫成六爻之位而八卦之象著生生之理具矣畫始於一立於兩一奇象天兩偶象地是故奇畫成於三而為乾偶畫成於三而為坤繇乾之畫交於坤而三男生繇坤之畫交於乾而三女生自主卦言之一卦之中八卦咸具是故卦體一立而分陰分陽四五以上卦陽而為天初二三以下卦陰而為地初三五之三陽為震坎艮二四上之三陰為巽離兌而八卦成矣初之與三既以陽畫始終而象震艮又以二陽而

象春夏四之與上既以陰畫始終而象離兌又以二陰而象秋冬周旋酬酢有不待夫坤者是故用數三百六十乾全用而坤全不用卦變其始又變其次倒卦不足繼之反類反類不足繼之互體而易道辨矣此所謂變易也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天有四正地有四正而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是故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而成六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而成三十有六純陽卦乾純陰卦坤自一陽

始復而為卦六一陰始姤而為卦六二陽始臨而為卦
十五二陰始遯而為卦亦十五三陰三陽始於否泰而
為卦者二十凡六十有四陽自下以順生則陰反上而
逆復陰自下以順生則陽反上而逆復始於乾坤中於
咸恒而終於既未濟又可得而變易哉是所謂不易也
故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動變不居周
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是故易以變者占而亦有
不變之占以變易為道而亦有交易之道焉陽畫為剛

陰畫為柔外卦之畫來而居內內卦之畫往而居外而
交易之理見矣或順生以往或逆反而來或正以交索
或反動相對而剛柔每兩相易惟變適也嗟夫交易之
道予於日月見之矣月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乎庚
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兌初見乎丁故兌納丁十五日而
成乾乾納甲壬十六日而成巽始退於辛故巽納辛二
十三而成艮爰退於丙故艮納丙三十日而成坤坤納
乙而消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為易謂之日月而於文

正為勿勿月彩之散者也故月散於日下為易散於日上為習相對為明對而虧為昞易者朔也所謂朔易習者晦也明者望也昞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昞谷明載東南而朔易二郡乃俱著於東北今夫日往月來月往日來物之易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易也將旦忽蹊比夜忽昶行之易也熱劇而雹寒劇而雨氣之易也暴石泐雨積草炎休勢之易也虵化而鼃鼃化而虵形之易也魚羣而飛鳥羣而沉性之易也精氣為物游

魂為變精之易也始感而生終化而死神之易也喜而禍伏懼而福倚事之易也是故萬物不易不生六子不易不成艮兌以終相易坎離以中相易震巽以初相易始則終終則始所以為不窮也顧可一途盡哉易內篇曰日月相逐為易故病有陰陽易者乃大病之後交者輒易男曰陰易女曰陽易易者三焦輒死繇此喃之曰月之交易斯益灼矣易曰日月合為明謂明者無踰於日月爾然明非合也嗚呼安得史籀鍾雲房而與之論

哉

逐音籀夸
父與日逐

按沈括論日月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也如扇也
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
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月本無光猶銀丸日曜之
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
日漸遠則日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
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
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程子有云

日月之為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同名氏辨

耳目之所接有不得而盡世知孔子之謚文宣王而不
知齊之竟陵王子良與隨之長孫雅亦曰文宣王漢兩
龔遂俱為郡太守而兩京房俱明易災異然則千歲之
久萬里之遠其不約而合者渠可既邪誰昔嘗聞有唐
堯與虞舜矣及撫梁史則又有所謂虞舜者官丞太常
嘗薦明堂之議

即虞舜同名錄有漢名益曰虞舜
按乃絮舜見東觀記絮女居切

而漢

更有唐堯為臨武長堯舜而可名哉

臨武接交州州舊貢荔支堯諫止之

然桂陽志中汝南唐堯為臨武長宜後人惡其僭而易之時永元中

予起路史既白祝融

氏共工氏帝魁氏青陽氏高陽氏渾敦氏與夏后啓商湯若有巢氏承韋氏之不同者而後悵或人之無識也

劉恕以神農為大庭氏而謂與古大庭氏異却為非是蓋牽于舊說夏后啓鄒公之子與白公同時見呂春秋

夫經史之間名氏同者衆矣如劉弘王褒俱有十一

弘

一十見前錄一北齊獲澤縣公褒十一九前錄一漢鑄工見考成鼎一真人自有內傳

張良有九

而張敞王吉皆有八然則記錄之下可勝惑哉錄見前

士匄士鞅之父也而乃相鞅

士文伯也亦范氏之族與鞅父宣子同名見昭公六

年傳又並作丐或疑此為正字非也春秋時人名字亦皆相配文伯之字伯瑕與楚陽丐之字子瑕其義正同而鄭泗乞亦字子瑕丐乞同義也襄公三十一年使匄請命匄即文伯豈容妄改又按人表士鞅亦有二一在中上一在中下相

壽夢句吳之君也而乃臣越

壽夢即春秋吳

子乘也越大夫壽夢

書載四代亦既該兩伯夷

一虞之秩宗一

見昭公二十四年

諫武王者雖不在書孔子所稱也又杜甫之隸亦有伯夷見課伐木詩然高陽師伯夷世或作柏前錄從之則

非顏魯公集顏柏夷誤矣

而論語一書乃有兩南宮括世莫察爾

一問

昇者一太公之友在十亂中

夫公孫龍為孔門高弟而顏回為晉代

美師時殊事異正得不恣有如王羲之之仕苻健張華
之佐慕容德韓信降虜曾參殺人亦既並時得不為之
投杵邪昔蕭繹陸善經俱著同姓名錄然特不能包刺
即以後世固不勝窮而在古猶不少請誦其涉史篇者
左方按古有庸成氏而黃帝之臣亦曰庸成

亦皆作容
列仙傳楊

王時容成公自稱黃帝
師此又後世赤松子也

伏羲曰蒼牙而天雷之吏亦曰

蒼牙羲臣曰平咸而來又商家曰帝曰未宣而為唐刺

濮以至離婁事黃帝則論彼商臣

王褒傳注離婁黃帝
時明目者即離朱

張若事黃帝則指夫秦士

婁若並見莊子秦張若即蜀郡太守與張儀共築成都城

者李冰代

趙隱仕商國而亟舉魏賢

魏黃門遷秘書監見魚豢典略又唐

宰相趙隱以大中三年登第見唐登科記咸通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馮夷友費昌而竟

談河伯

武王伐商問兩日鬪者河伯即水夷

覩叔均而思稷子

山海經商均曰淑均

后稷之孫叔均

見習朋而疑齊臣

黃帝臣洽聞記作隰

贊風后為軒師

禹問

風后見玄女戰經

說伍胥為楚族

黃帝臣見玄女兵法

謂赤松炎帝諸侯

皇初平亦號之

而以季連為柳惠等伍

陸終之子又季克子亦曰季連

仲衍為

孟戲之弟

仲衍紂之兄

而孔甲為孔子之孫皆有錯於見聞

者也

孔甲黃帝史官而孔子八世孫鮒亦曰孔甲又夏后孔甲本誤詳紀中

復若帝嚳之

臣有窮之君俱曰羿而俱以射名少昊之子魯國之士

皆曰般而皆因巧著凡此族者悉莫能紀且以虞仲之

孫實曰虞仲

周章之孫

蔡昭侯申實蔡文侯申曾孫之子也

是叵訓者

虞國仲字此於義可而二申之名宜有一誤劉貢父云今又曰申遠也夫名同其祖恐古

不然然魯莊之孫有仲嬰齊而文公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從祖也又乃同時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蓋族大

有不相統者近代名子申之宗正善矣

漢趙王曰如意

矣而廣宗又名之唐義成曰琮矣而奉天又名之鬱林

曰恪矣而建王又名之此何為邪三代之王悉尊諱系

下世乃有即姓而襲先代之名者烏知其非祖歟以晉

王氏一譜而有兩渾

祖子

兩愷

茂仁君夫

兩綏

俞子戎子

兩父

緒父

衍兩澄

濟弟衍弟

兩處沖

還湛

兩安期焉

含子湛子

豈惟它族系用

而無識哉嗟夫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則固不可謂

仲尼矣然則君子又奚必迹襲以貽識者之譏哉

論遂人改火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伊古明王之為治

也顧亦豈能違理哉因天事天不逆焉而已是故著時

令授人時法而建官象以作服凡以順之也昔者遂人

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鋸別五木以改火豈

惟惠民哉以順天也

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

柞櫟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疾

予嘗攷之心者天之火

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

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為心之明堂心至是而火

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成周盛時每歲仲春命

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而司烜
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
納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
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
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為必災六月
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
百五者熟食斷烟謂之龍忌蓋本乎此

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

出而警之仲秋火入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尚嚴也

而周舉之書魏武之

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颶鄴中記等皆以為為介子推
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為之禁火吁何妄邪
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為之朝夕者乎

子初賦
潮知此

妄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潮無出子胥前者因為舉書朝
宗之語而齊景嘗欲遵海觀朝舞矣且屈原云聽潮水
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即有此
潮豈必見紙上而後信哉子胥漂於吳江適有祠廟當
潮頭不知丹徒南恩等潮
且復為誰潮耶餘詳後賦予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有

子推被焚之事况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

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

古人以三月上巳祓禊
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

無定日後世既以一之而又指為三月之三妄矣周舉傳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且子胥之死既云五月五日而浙人每春鬪綵舟誰念招魂節此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州驩州之詩而重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引乃王績三月三日賦也然則招屈亦用三日矣非可信也

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生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昔有以洛火度江代代事之火色變青而晉師曠食知勞薪今溫酒炙肉用石炭火與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

氣味各自不同是新舊火理應有異顧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若劬可謂知所本矣夫火惡陳新惡勞自開世然者晉代荀勗進飯亦知新勞而隋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燈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而薰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

時五變者豈故為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

東晉初有王離

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

宋齊之間李姬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瘡姬死人為葬之號聖火冢陰雨每見火出冢門者今號其處為聖火巷金陵故事云禪衆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寺前直南小巷也

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電起介山平地滂下者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為為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為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虛參辰錯行不毘和所致

辨史皇氏

呂不韋之書曰史皇作書倉頡氏也管氏韓子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階又云沮誦倉頡作書亦未嘗言為史官也及韋誕傳玄宗皇甫謐等遽以為黃帝史官蓋肇繆於宋衷衷之世本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據而云末代儒流莫見其書更望望交引以為世本之言世本曷有是哉竊嘗攷之倉頡之號曰史皇又曰倉帝河圖說徵云倉帝起

天雨粟青雲扶日語亦見之洛書說河而鴻烈解言史
皇生而能書是則倉帝史皇非人臣之目明矣後世徒
見其有史皇之名因謂為史官爾史豈今之所謂史乎

哉古謂字書為史故有倉頡史篇之類揚雄曰史哉史
哉非史記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謂字書之
闕文吾猶及見其全而今不復見故班固叙小學云古
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自後漢徐防始以闕
文為是闕事而蘇軾遂以有馬者借人乘之七字為當
時之闕者誤矣夫子蓋諭己之有馬不能乘習則借人
乘之文有闕失不能是正則因人以正之己不能馬則
借於人人有闕亦可正於己庸何害而今無有見其全
者不能正云爾故曰今

且上古始制文字者倉頡也而

無懷氏已刻徽號伏羲氏已立書契俱在炎黃之前豈得至黃帝而始制文字邪此崔爰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所以咸謂古之帝者為得之矣

崔草書體蔡篆書體成公綬隸

書體繁欽硯銘及許叔重皆稱為頡皇云

雖然三五厯古史攷謂在炎帝之

世其足信歟書疏張揖書云倉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而丹壺記禪通之紀首別史皇氏則知揖書為有據

者衛氏慎到以為包羲之前斯不誣也

孔穎達尚書疏辨之稍詳獨衛

氏云在包羲倉帝之世燕周謂在炎帝時徐整謂炎黃之間失之

粵復訂之春秋河圖

揆命篇云蒼義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為倉
頡義為包義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奉三陽以輔
上帝益以諱倉頡之為帝而在包義之前矣故河圖玉
版云倉頡為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
所行也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
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
梁甫而莊書言七十二代之封其有形兆塋堦勒紀者
千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矣管夷吾言於桓公

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
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高陽曰高辛曰唐曰
虞曰禹曰湯曰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
之前是其可紀者而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
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
者詩外傳云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故穎達謂文字在伏羲前特未用之教世至
伏羲然後始作書契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君其世夥
矣壺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繁

見於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其所不見則自無懷而上可得而論矣倉帝史皇豈人臣之號哉

辨葛天氏

世紀言大庭氏後十一世為葛天氏而服虔以大庭氏為即葛天氏敢問所安曰昔莊周叙古帝皇惟曰庸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庸氏伏羲氏神農氏如是而已曾不及葛天故服虔以葛天為大庭氏六韜大明所叙復有共工

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而無大庭中皇赫胥此學者之所疑也班生表古今人物也庸成乃在共工之後大庭繼之而葛天亦在朱襄之後然自女媧共工庸成至無懷一皆叙之包羲之下在遁甲開山圖亦然世紀從之故世遂以為皆包羲之後代及其制度無聞則又以為皆襲包羲之制亦厚誣矣不惟是也如固所叙復黜其祝庸氏軒轅氏蓋以史記稱黃帝名軒轅而高陽之代有祝融謂即其人而

黜之爾此孔仲遠所以謂無祝融氏而金樓子興王依
莊周所叙而去其軒轅也彼高誘者更以朱襄為炎帝
鄭康成更以大庭為神農而六韜所叙共工且在尊盧
之後庸成且在祝融之後而葛天又在朱襄之後違離
蔽固不可勝算此禮記正義所以謂封禪之書無懷在
伏羲氏前而以為世紀不足信歟

開山圖云自女媧至
無懷一十五代合萬

七千七百八十七歲外紀云千二百六十歲或云五萬
七千七百八十二或云千一百五十或云萬六千八十
此與列子所記楊朱語伏羲
以來三萬餘萬歲者無信也
近世有所謂三墳書者乃

以有巢為提捷之子遂人為有巢之子而包羲為遂人之子大庭無懷而下則皆以為羲之臣佐復有天一遁

甲者正以祝庸少昊等為之四帝居於四方佐黃帝而

為治

此蓋謂月令四方之帝為黃帝之佐者非黃帝所滅之四帝

及王符著潛夫論

又以謂顓帝身號共工代少昊氏子曰句龍生高其後

裔為商湯炎帝身號魁隤其後嗣為伊堯而以帝嚳為

伏羲之後帝舜為皇帝之後禹為少昊之後離蔽頑亂

尤為可損委也

論幣所起

傳曰君有山山有金以金立幣以幣準穀而受祿而國穀斯在上矣金木水火土天之五財與天俱生與物偕行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民知飲食衣裳之用而貨幣作貨幣作而天下通聖人守之所以為治也則其勢之來其當生民之物乎昔商之民有無飢而僨子者湯以莊山之金制幣贖之夏之民有無飢而僨子者禹以厯山之金制幣贖之而沈演論布以為興於周代班固桓譚

皆謂夏商靡記何邪易稱神農氏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是貨幣出於炎帝之前矣予嘗博訪古幣訂以封禪之文匱洗之刻證以汗簡集綴古文籀韻外書集字等識則有葛天軒轅尊盧之幣大昊九棘神農一金黃帝少昊之貨幣貨一金高陽平陽金堯泉舜當金策乘馬之類憲憲如是是古未嘗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古幣

皆以代號為別舊之錢文錢譜例目之為奇品俱不能辨如異布中有作求斤一金者乃大昊之九棘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肉好幕文作古芒又有作水山舌者少昊貨也長廣皆同有好天寶元年李幼奇得

一種文作降踢乃高陽金也長寸一分下廣九分首長廣各五分向上漸闊足支四分間廣三分背文如八字又長平布中有作踐以舌一及作允陽倫陽平陽俞隤者凡五種有肉郭皆高陽金也復有異斤至有長寸八分肩廣寸一分足間五分周刑重十二銖無好郭帝嘗貨也又李涿家一品長二寸一分肩寸七分枝長六分間四分半首廣七分質厚重二十八銖文作豸豆三斤全幕文作串又一種大小輕重與此正等六字亦同俱創書之其中作出乃黃帝貨此幣之最大者舜策乘馬長二寸上廣寸二分下寸三分首長廣各七分足間五分正國文作尚全求足風

爭皆面肉好皆有周郭

洪範八政食一而貨二是食

與貨必相資而後興不可一日而無者則夫貨幣之行其來遠矣伏羲之貨英錢書舊譜俱列之於布品傳稱

九棘播於義皇故幣文有米而封演顧烜咸譜之周秦之幣黃帝少昊高陽帝嚳之貨又目為長平異布汙漫蔽固宣復知有古文也董道之作錢書也蓋略辨之故首之以太昊之幣亦以謂宜興太昊之前然有葛天尊盧之幣而皆著之大昊之後是又未悉攷也按幣文有葛李泊云古之葛字則世以為葛天氏之幣又有作帛者王存又以為軒轅氏之幣謂古軒轅字合為一雖未可執然皇帝氏既自為皇帝之貨則此為軒轅幣信矣

奈何說者復泥史記說幣止於唐虞魯褒論幣出自黃
帝之語而謂貨幣不出於上古況葛天軒轅洪荒之世
邪三代書名相變不一逮夫虞夏敦嚳所見夏商異文
矣古今書文不同豈可以籀文而論之葛天軒轅之幣
乎曰不然書文聖人所以立制度而示同文也雖負楮
遁形衡邪異置然固有便於事亦遂相因而不改者夫
物固有用於一時而廢於後世久復蹈襲乃與古符者
多矣其數然也世有隸書謂王次仲之所創而臨菑人

得齊胡公之銅棺前餘隱起皆為今隸是隸不出於次仲矣又烏知不出於上古邪韓非書云倉頡制字自環者為私背私者為之公而漢人論風氣生虫故倉頡制字以凡增虫而為風是則始制之字初不異漢世也且誰昔嘗聞之於古矣包羲氏盡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所以分壤植穀也戈矛之所起刀幣之所起

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甫者七十有二家功業德望皆在於此是謂國用則伏羲之制亦既大備及觀管夷吾之對桓公則知輕重自遂人以降矣夫自書契而來君君封禪七十二家其文異制而其立貨幣以救時則同也世閥記簡後世弗攷乃謂古無有貨且謂書文不出於葛天軒轅之世者亦已罔矣

論三易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久矣天之無意於

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之文也迨其發露天地之文有時而不得祕聖人則之所以為治也祕而不示聖人亦遂已夫若昔聖人之得河圖而作易也神明幽贊著實生之聖人於是仰觀俯察即參兩之自然而倚之數因陰陽之變以立其卦發剛柔之蘊以生其文而天地之文始粲陳八鴻間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

本乎陽者升而上本乎陰者降而下乾純陽天也故正位

手南坤純陰地也故正位乎北乾付正性于離故中虛有日之象坤付正性於坎故中滿有月之象曰生乎東

故離正乎東月生乎西故坎正乎西亦南方之火生于東之木而北方之水產乎西之金也今之上經首乾坤而尾坎離取四正之卦也乾坤交而男女生之乾下交坤故三男之卦附於坤坤上交乾故三女之卦附於乾乾一變為巽居乾之左再變為艮故居坎之左三變而之坤坤一變為震居坤之左再變為兌故居離之左三變而之乾艮為山兌為澤地勢高於西北故艮位之四瀆湊於東南故兌處之雷出乎地故附坤之東南風薄乎天故附乾之西南今之下經以震艮巽兌為用取四離之卦也乾坤離坎純一不變故蒞乎四正震艮迭成巽兌互變故蒞乎四維此伏羲之所理乾坤變化自然之叙故養生者有納甲之論與此正合日月消長之理

馬在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

此大成之易以五行相生為次

順也蓋神農之易以人事為重矣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別左右之門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時此誰之易邪乾坤相交萬物化生然及成功則男女以用事而父母以退處此天地之常理也陽以順動故乾順進四位而處於西北陰以逆行故坤進退四位而處於西南是故伏羲初經以乾先坤而歸藏之叙以坤先乾卒諸此也離火生東而王乎南坎水生西而壯乎北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自東而南坎自西而北雷以春分出地故自東北歸於卯澤以秋分始伏故自東南反乎西長養萬物于春夏之交者風也故巽自西南而居於巳作止萬物于冬春之際者山也故艮自西北而處乎寅此則應地之方而見於用者也蓋亦本於伏羲世初夷初乾初離初萃初兌初艮初震初巽此不見余

歸藏之易也

此歸藏初經也亦因于伏羲氏蓋伏羲之易本於天歸藏之易本于地學者不知究

余乾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故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則為陰在地則為柔故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立天立地自然之理如此與即坤字華即坎字釐即震字與即巽字此歸藏本文卦皆六位即黃帝易是所謂三皇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

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者歸

藏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

世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商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

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傳謂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周曰周易以為三代所作者非也神農為市取之噬嗑耒耨之利則取諸益而黃帝之舟楫亦取之渙矣豈惟三代哉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杜子春從之誤也按歸藏之文有

乾為天為君為父為大赤為辟為卿為馬為禾為血卦之類則知與今易通矣或曰歸藏黃帝之書而坤啓筮乃有堯降二女以舜妃之語卽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日之類易為伏羲書而有帝乙文王等語文何邪其卦是也其文非也連山之文禹代之作歸藏之文湯代之作而易之文特文王之作至于文辭則周公而彖象則

孔子也
易者易也變易也而乾坤以為首連山者重山也

故重艮以為首艮山也歸藏者萬物藏焉故也故重坤

以為首坤者藏也從時配位是三統之政也

三統為三正黃鍾子

為天正林鍾丑為地正大簇寅為人正天正十一月故乾為首地正十二月故坤為首人正十三月故艮為首夏得人統故用連山商得地統故用歸藏周得天統故用易
三易之書其書一其法

異其為卦皆六位經卦皆八而別卦皆六十四書一也
易尚變連山歸藏尚不變法異也變老也不變少也易
用九六尚老也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尚少也尚變之占
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亦三百八十有四凡七百六
十有八其所以逆天地陰陽之神數定天地陰陽人事
之休咎者備矣

或云商著第三十六蓋商氏之易主于
坤坤之策三十有六雖不著見理則然

也或曰易以變者占則不變無占乎曰否凡變之占以
所變之人為占不變之占以所不變之又為占古以三

易參而占之非不用也

五爻不變則以變者占五爻俱變則以不變者占凡變繇下而

之不變繇上而之其不然者惟乾一卦余穆姜之筮遇艮之八其五皆變惟六二不變故以為占唐人不知以為史荀以是說穆姜但求反于周易非也雖然易道主於用余至三易則用

於占而易道不豫焉連山歸藏其數皆六十有四與易同也惟易則變故一可六十四而六十四可以為一是故以六十四乘六十四得四千九十有六其與連山歸藏倍一之理殊矣於是復以五十約之為三千二百則今之易卦三十二陽三十二陰者也大衍之數五十實

筌乎此是伏羲神農以來厯數之本也

一倍之而二二倍之而四四倍

之而八八倍之而十六十六倍之而三十二三十二倍之而六十四以五十乘六十四得三千二百即三十二

之數也或曰三易之變不變則異而其書一皆首乾曰首

艮者以艮為首法爾以艮為首法者法其止而不變非首書也曰首坤者以坤為首法尔以坤為首法者法其靜而不變非首書也得意忘象何首卦之云是不然易亦知夫大易之掌其法而不掌其書邪書果一則連山得陽歸藏得陰繇屯而下卦卦分也而在三易則卦不

分焉故曰不異抑且不知雜卦之次與序卦之列不同
焉又何歟伏羲氏之小成神農易之為中成神農之中
成黃帝易之為大成伏羲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為中天
神農之中天黃帝易之為後天豈非易道廣大變通不
窮有非一法之所能盡是故伏羲作之前而神農黃帝
相與振明於後惟變通之術不得不共而其為道則未
始不同之歟世之說者不原乎此乃更以為易道不一
可以隨時而變置者亦誕惑矣千世而下誠使一過大

聖得知占法之可變而卦不可以損益則易道辨矣亦何至書名之泥而變不變之紛哉夏謂之連山商謂之歸藏而周謂之易其用雖不同其致一也

跋三墳書

書籍之逸豈特後世邪昔楚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及孔子求古之史記自五典九丘之外三墳八索已不得而見矣後世不知其何書也

亡書有九共九篇即九丘

之字誤也隸丘為丘因繆為共丘者區也按左氏或作九區云九州之區域攷古多以丘為區故鬼容區為鬼

史丘而驅嶇軀等轉為駟岵軀即云丘聚
非也又云述職方以除九丘亦是妄臆孔安國以為

義災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嚳唐虞之書曰五典康

成從之而賈逵亦以三墳為三皇時書五典為五帝常

典至馬季長始以三墳為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

典為五行之說籍外論之豈其然哉

安國又以八卦之說曰八索九州之

志曰九丘賈逵以八索為八王之法九丘為九州亡國之戒而張平子以八索為法之八議九丘為周之九刑紛紜不一孔穎達云三墳之書在五典上數與三皇相當而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堯典舜典為二帝之典推此而上則五帝當五典矣賈公彥云孔鄭說無正文故延叔堅馬季長所解有異

按道

家者流有所謂洞神秘錄者謂是三墳小有經下記云
三皇治世各受其一以治天下是曰三墳後有八帝繼
三皇而起亦以神靈為治各受其一是曰八索至黃帝
述歷得其所謂三皇內文者此也

北璞子云黃帝東至
青丘過風山見紫府

先生授以三皇內文雲笈云八帝治各十
歲上曰三精次曰三變次曰二化凡八卷三洞叙目云

小有三皇文本出大有天皇帝人皇各一卷上古三
皇所受之書也字似符篆藏在名山多不具足惟峨眉
山備有之昔智瓊以皇文二卷見義沈不能解遂以還

之王公以帛公精勤所得傳之賢達大字叙說一十四篇是天文次第之旨小有經下記所載者十有一卷推部本經分別儀式合一十有四卷孟先生之所錄者其

山中之所傳猶十一卷

二本並行於世

晉武帝時南海太守晉

陵鮑靚於元康二年二月二日登嵩高石室見古三皇文皆刻石為字靚以總五兩告玄受之為之叙云三皇文者古初以授三皇名為皇文而三皇經叙則云鮑君所得與世不同靚後授之葛洪是為三墳其陸修靜所

得者則以授弟子孫游岳本止四卷至陶弘景分析枝
流稍至十一卷與今皇文小異然觀三皇經文雖號三
墳多是符籙等事黃蘆子西岳公之所傳者於逢綰之

言戾矣

按三皇經叙云天皇開治用治天下二萬八千
歲地皇代之復次人皇各萬八千歲合三卷號

曰三墳鄭先生所傳逢綰之說正以內經素問靈樞與
葛玄三皇文是也

易當之果何所蔽邪靈樞素問醫家明堂之書也世儒
第見深言湊理莫探其朕故推之與易並非實貫也予
家三墳書自大父孝俛先生傳有三卷以山氣形為之

三墳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生
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而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
氣謂之坤乾復有河圖姓紀與天皇策辟地皇政典之
類大率似假羲炎黃帝為言以遷就於孔說云元豐中
得諸南陽逆旅酬偽書也

云毛漸使
西京得之

大抵書生高譚風

月華草間猶足以蓋其淺至於語易自非悟入鮮有不
可笑者今觀其書有云伏羲作易而君民事物陰陽兵
象始明焉一語之中淺鄙備見是豈隆古包氏語哉有

如以燧人為提捷之子有巢為燧人之子伏羲為有巢
之子軒轅柏皇大庭無懷則皆以為伏羲之臣而加之
龍宮火紀之號尤可斬也周鼎商盤籀篆佚書已與今
不相侔而此書大率作所謂柳葉篆者於今代俗書殆
不多較贗可知矣夫墳者防與大之訓蓋禮法之書而
索者究八體之應也故史伯云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
而立德近取身也張平子以三墳為三禮而馬融以八
索為八卦惟有以也或曰孔子贊易道以除八索則八

索已滅矣亦豈然邪三墳近聞有為之傳以進者宜其究是僭未之見也

女媧補天說

共工有三

聞見之不明智識枯之也夫智識不超者在粗猶惑況妙乎予觀列禦寇記共工氏觸不周及女媧補天之事

此古列子之文如是王充說天所引猶余故尹子盤古篇云共工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女媧補天射十日惟舊本列子先叙女媧事乃及共工蓋近世繆之非古本云

蓋言共工之亂倣援天

紀地維為絕天柱為折此大亂之甚也女媧氏作奮其

一怒滅共工而平天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所謂補
天立極之功也而昧者乃有煉石成轂地勢北高南下
之說何其繆邪甚矣聞見之誤人也伏羲蛇軀神農牛
首此事之辨者而世莫之解掘井得人而夔一足鄉非
達者時而鑄之今猶信也何則識不超者見聞蔽而樂
人之譙已也共工氏太昊之世國侯也及太昊之末乃
恣睢而跋扈以亂天下自謂水德為水紀其稱亂也蓋
在冀土故傳有女媧濟冀州而冀州平之說是女媧代

平共工之亂明矣以故郟子述祖之言叙炎帝於其後
斯可據矣而傳記緼結莫可尋詳劉安賈逵則以為與
高辛爭帝史記文子則以為高陽誅之荀卿氏以為禹
伐淮南子又指以舜時此無它蓋堯典言共工故學者
以為堯時舜典言共工故或又以為舜時也夫共工氏
非堯世之共工堯之共工又自非舜之所命者巨不知
也堯之共工乃少昊氏之子而舜之共工則炎帝之裔
也論者惑於衆多之說遂一謂共工乃職非人名而

傳記顓臾堯禹時之共工皆以為之後世何其妄邪彼
共工氏自其號氏有國家者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垂
汝共工是矣堯之共工是則名爾左氏之傳可見烏可
妄意而為說乎或者又謂共工氏為即炎帝之裔尤非
所謂知理者夫垂特工師之任水紀大事渠得謂為垂
哉且炎帝至堯殆二千載事相遼矣夏革曰自物之外
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以今揆古年載誠眇人情則近
可得而知也吁亦目睫之說矣天下一理物之外事之

先其別有一理邪理一貫奚古今事物之殊哉

共工氏無霸名

顯曹君子有諺予以展禽共工氏霸九有之言傳者咸謂霸無錄而王者其德力粹駁之謂歟曰否霸之名我未之前聞也其當周之標季齊桓晉文之事乎曰韋顧昆吾非商之霸者乎韋顧昆吾固聞諸後世也豈德力粹駁云哉國佐有言三王之王也植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當是時周故家名分猶

有存者故國佐知王之不可以為霸而霸之不可謂之

王也

書中侯注云霸猶把也傳云五伯之霸謂以諸侯長把王者之政大抵霸即伯之強者云尔

至

戰國之士遊談馳說架虛穴空以信行其計而後德力粹駁之說興焉善乎李泰伯之言曰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道之粹駁在人而王霸之號不可易也王之道安天下也霸之道尊中國也非粹駁之謂也借之紂克改作武志不信則西北霸之盛者而已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秦漢王

而駁者也要之其言王霸之道皆欲粹而不欲駁豈直
王霸然哉帝皇之道一也泰伯之言知其一而未悉也
予於司馬文正得道同之說焉其言曰古之王者必立
三公一公處於內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周衰二
伯之職廢二伯之號乃轉而為霸霸之名自是而立荀
揚以來不原其本遂以王霸之道分為兩塗此霸道之
由始也未聞古之有霸也漢之學者患在望聲求影徒
見後世有五霸則以為古亦有霸見共工氏之迹不白

則曰昔霸者也其言往昔未有不以當時準也

羊容云古之帝

王中分天下而使二公治之曰二伯如周召之分陝

曰然則共工氏繼乎包羲之

世將羲農之徒歟曰非也其項籍之類乎籍嘗霸有九州矣當秦漢之間橫行宇內尊義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而自稱曰西楚霸王則其自處者然矣彼共工氏蓋籍之徒而非桓文之徒也竊乎帝者之間而不得謂之霸也

路史卷三十二